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莊子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鄒貽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莊子注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莊子注十卷晉郭象注象字子元河南人辟司徒掾稍遷至黄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事迹具晉書本傳劉義慶世説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别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

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别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絶無異語錢曾讀書敏求記謂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所云恐未必信案向秀之注陳振孫稱

宋代已不傳但時見陸氏釋文今以釋文所
載校之如逍遥遊有蓬之心句釋文郭向並
引絶不相同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句
釋文引向注二十八字又為之斗斛以量之
句釋文引向注十六字郭本皆無然其餘皆
互相出入又張湛列子注中凡文與莊子相
同者亦兼引向郭二注所載達生篇佝僂丈
人承蜩一條向注與郭一字不異應帝王篇

神巫季咸一章皆棄而走句向郭相同列子見之而心醉句向注曰迷惑其道也而又奚卵焉句向注六十二字郭注皆無之故使人得而相汝句郭注多七字示之以地文句向注塊然如土也郭注無之是殆見吾杜德機句鄉吾示之以天壤句名實不入句向郭並同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句向注多九字子之先生坐不齋句向注二十二字郭注無之鄉

吾示之以太沖莫勝句郭改其末句淵有九名以處三焉句郭增其首十六字尾五十一字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句故逃也句食豨如食人句向郭並同於事無與親以下則並大同小異是所謂竊據向書點定文句者殆非無證又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併世說所云象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者尚未必實錄矣錢曾

乃曲為之解何哉考劉孝標世說注引逍遥遊向郭義各一條今本無之讓王篇惟注三條漁父篇惟注一條盜跖篇惟注三十八字說劍篇惟注七字似不應簡畧至此疑有所脫佚又列子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二句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并引向秀注一條而今本莊子皆無則是并正文亦有所遺漏蓋其亡已久今已不可復考矣乾隆四十六

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莊子注原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傲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

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晉郭象撰

莊子注卷一

晉 郭象 注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畧之○北冥海也取其溟溟無涯也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鯤大魚名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

皆古文鳳字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人姓名志記也怪異也扶搖風名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耶天之為遠而無極耶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補大鵬之飛九萬里則其下視生物相吹之氣亦如今觀天之色蒼蒼而已言其遠之甚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

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堂道謂之坳有坳垤形也芥小草也膠著地也黏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培音裴重也本或作陪風絕句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夭折也閼止也塞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蜩音條鷽鳩鷽音預鶻鵰也毛詩草木疏云

鶻鳩班鳩也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木名控投也引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莽蒼近郊之色也果飽貌

之二蟲又何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補二蟲指蜩與鷽鳩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

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知音智跂丘跂反後同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其隕反大芝也

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木槿也晦冥也朔旦也蛄音姑螅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蛁蟧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螅蛄蛁蟧也即楚詞所云寒螿者也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椿木一名櫄櫄木槿也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棘湯時賢人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

若垂天之雲摶扶揺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髮猶毛也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上時掌反斥小澤也鷃鷃雀也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

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宋榮子宋國人也賢者也猶然笑之猶笑貌案謂猶以為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辱人○竟居領反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間於世也○數數音朔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樹立也未能至德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列子鄭人名御寇得風征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泠音零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楚辭注淩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没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沆音戶黨反瀣音下界反故曰至人無己無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已音紀注同而王于況反本亦作至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不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堯唐帝也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潁川陽城槐里人字仲武爝燋火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

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名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鷦鷯小鳥一云桃雀偃鼠鼴鼠也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乎君絕句一讀至乎字絕句君別讀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

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黄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絶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内○逕徐古定反庭勑定反逕庭謂激過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　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禀自然之妙氣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

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時女猶處女也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磅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是其塵垢

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

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僑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窅武駢反窅然猶悵然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惠子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梁惠王貽遺也瓠徐音護實五石實中容五石盛音成瓠落猶廓落呺本作號號然虛大貌龜手文坼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洴扶坙反澼普歷反絖音横小爾雅云

絮細謂之絖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百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

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樗木名擁腫猶傴瘻卷本又作拳同狌

音星独也敖五到反伺彼息傲又作傲音遨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氂音離旄牛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南郭子綦音其居南郭因為號隱於斳反馮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漠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顏成子游子綦弟子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常見隱几者而

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簫也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音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塊苦怪反大朴之貌淮南子作大昧解者或以為無或以為元氣或以為混成或以為天謬也噫乙戒反一音蔭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

而為聲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翏翏聊留二音長風聲也山林之

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畏佳音偉翠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此畧舉衆竅之所似○似鼻似口言風吹似

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枅音雞又音肩欂櫨也圈坏圈也言如羊豕之闌圈也似洼若洼曲污若污下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此畧舉衆竅之聲殊○激

如水激也謞音孝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讙謞聲叱音七若叱咄聲吸若噓吸聲叫若叫聲也譹音豪若譹哭

聲宎音杳深也若深深宎宎然咬於交反聲哀切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之而各當其分○于喁

聲之相和也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調調刀刀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獨非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

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蓋知之不同○知音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此蓋交接之異○與接為構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縵未旦反寬心也窖古孝反深也穴也按穴地藏穀曰窖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悸之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止之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殺色界反其溺之所為

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慮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近附近之近復陽陽謂生也熱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啟態此蓋性情之異者○補口義慹作熱熊作態樂出虛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菌其隕反結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

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自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旁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六藏未見所出賅古來反備也吾誰與為親直自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所私

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皆說音悅註同今本多即作悅字後皆放此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遞音第

其有真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皁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然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苶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苶乃結反忘貌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

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當自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

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昔者昨日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或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猶籟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據已已有言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鷇音殼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

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復相明反復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

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夫懷豁者

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

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為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樞尺朱反樞要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耶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指百體之一體馬萬物之一物可乎可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成也物謂之而然無不然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於一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莛音挺屋梁也楹音盈屋柱也厲如

字惡也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分如字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而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狙公典狙官也芧音序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之自鈞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

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故載之末年書之於今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公孫龍有淬劍之法謂之堅白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

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滑亂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

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

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

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宜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

其分域○為于僞反畛之忍反謂封域畛陌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便也有左有右崔本作有在宥有倫有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分如字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相示
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夫大道不
稱付之自然無所稱謂○稱尺證反大辯不言已自別也大仁不仁無愛而自存也
大廉不嗛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補嗛滿也猴藏物曰嗛以廉為廉則有自
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字大勇不忮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忮之豉反害也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及
不能及其自分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皦然廉清貪名
者耳非真廉也勇忮而不成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五者园而幾

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园五九反圓也向方本亦作嚮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而不知其所由來至理之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葆音保若有若無謂之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

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至怪之問以起對也○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使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止故無所用其知○高士傳曰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

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無所任矣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遊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魚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蛣蜣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爾雅云蛣蜣蜣蜋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偏枯死也鰌音秋魚名惴之瑞反慄音栗恂音荀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薦美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蝍音即且字或作蛆蝨名也廣雅云蜈蚣也爾雅云蒺蔾蝍蛆郭璞註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蒺音疾蔾音黎帶如字蛇也蝍蛆好食其眼鴟尺夷反鴉本亦作鴟於加反烏也耆市志反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猵狙一名獦狙一名獦牂其雄憙與猨雌為牝牡以猨為雌也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以

為夫人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蔕介於胸中也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而況

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長梧子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名丘封人也瞿鵲之師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怒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夫物有自然理

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埃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夜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孟浪音漫亂無所趣舍之謂聽熒疑惑也時夜司夜謂雞也彈徒旦反鴞于驕反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班鳩綠色其肉甚美

予嘗為女妄言之

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為于偽反

女以妄聽之奚

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旁薄葬反依也尹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說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

為其脗合置

其滑涽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脗音泯無波際之貌一云合也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滑古沒反亂也涽音昏衆人役役馳騖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芚治本反厚貌也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予惡乎知說

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至於王所謂獻公為王也筐牀安牀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也○蘄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

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大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為固陋矣○竊竊猶察察也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

詭而不識其懸解○弔音的至也詭九委反異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言能蜕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黮闇貪闇反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鈞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曼衍無極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待又有

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吾待蛇蚹蜩翼邪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蛇蚹音附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蜩音條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若以步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蕃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皆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

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内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内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胡蝶蛺蝶也栩栩況羽反喜

自喻適志與

自快得意悅豫而行○胡蝶蛺蝶也栩栩況羽反喜貌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

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此之謂物化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莊子注卷一

莊子注卷二

晉 郭象 注

養生主第三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禀之分各有極也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絶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知音智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常也○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養羊尚反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為于偽反文惠君梁

惠王也砉音畫皮骨相離聲奏如字開也騞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宋舞樂名桑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咸池樂章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譆音熙歎聲也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闇與理會○神遇向云闇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依乎天理不橫截也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批鋪迷反擊也郤音卻導大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窾苦管反空也因其固然刀不妄加技

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肯若等反著骨肉也肯著也綮音啟猶結處也而況大軱乎軱戾大骨衂刀肉也○軱音孤軱戾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間也○歲一易刀猶堪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族衆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硎音刑磨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文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為于偽反下皆同行為遲徐其

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謋化百反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躊直留反躇直於反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善刀善猶拭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公文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宋人也介音戒一音兀偏刖也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斂矣豈直偏刖而已哉人之貌有

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以有
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所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
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蘄求也樊
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樊中藩也
所以籠雉也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
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王于況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老聃老子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
號也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始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愛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夫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縣音玄解音蟹以生為縣以死為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為猶前也傳者相傳繼續也

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補此死生之喻也夫以薪熾火指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絶未始有盡也

人間世第四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同欲也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而不見其過 莫敢諫也 輕用民死 輕用之於死也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

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軋則列反折也天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

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繩墨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揚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嚮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鮮近也○矼音控慤實貌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菑音災下皆同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鬭其捷辨以距諫飾非也○詔絶句王公必將乘人絶句而鬭其捷在接反崔讀若唯無詔王公絶句必將乘人而鬭絶句而目將熒之其言辨捷使人眼眩而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已以從彼也○容將形之謂撃跽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不適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叔父下遐嫁反傴紆甫反拊徐句音撫李云傴拊謂齊愛之也崔云嘔呴謂養也拂符弗反崔云違也又勞弗反猶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擠徐子計反又子體反司馬云毒也亦云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好呼報反令力呈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惜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為不能勝化也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雖然若必有

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而虛其心也）勉而一（言遜而不貳也）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惡惡皆音烏下同）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莫之敢逆）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顏回更說此三條也○上時掌反下同）內直者

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蘄音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擎其驚反跽其里反說文云長跪也拳音權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讁之實也雖是當教有諷責之旨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齊側皆反下同易之者暤天不宜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暤天自然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齊乎曰是

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始心齊故有其身○未始得使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齊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

也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則幾矣理盡於斯絶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知知上音智下如字下句同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

獨生矣○闋空也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狥辭閏反徐辭倫反李云使也知音智註同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出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

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系而行之曰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為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執衆家本並然簡文作熱粗音麤又才古反臧作郎反善也絕句一音才郎反句至爨字爨七亂反清七性反凉也之人言爨火為食而不思清涼明火微而食宜儉薄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食美食者必內熱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

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

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況君親乎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容心於其身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遠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

之類妄嫌非彼言以妄傳者妄作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至則近於全也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好呼報反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泰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泰音太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常卒乎亂湛湎淫泆也泰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撫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

故行之則實喪矣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但生疵疵以相對之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

殆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寄物以為意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顏闔魯之賢人隱者衛靈公左傳云名元太子音泰司馬云蒯聵也蘧其居反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天殺如字謂如天殺物也

徐所列反無方李云方道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其知音智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還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彼

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嬰兒喻無意也一云喻驕遊也汝不町徒頂反畦户圭反畔埒也無畔埒無威儀也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

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矢或作屎同蜄徐市軫反蛤類適有蚉寅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其不備故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胷驚而至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曲轅道名櫟力狄反木名百圍徑尺為圍蓋十丈也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或云八尺曰仞旁十數旁旁枝也匠伯伯匠石字也樠亡言反液津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柤側加反俗作查力果反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睥睨己者唯今匠石明之耳○幾音機下同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

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診直信反占夢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詬乎豆反辱也厲病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木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禍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以無保為保而衆以有保為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南伯即南郭也伯長也商之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隱

傷於熱也㡿本亦作庇賴音賴蔭也可以蔭㡿千乘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解如衣軸之直解也咶食紙反嗅許救反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有材者未能無惜也○荆氏地名一曰里名宜楸柏桑荆氏之地宜此三木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杙以職反欲以栖戲狙猴也麗音禮小船也又屋隱也樿木亦作檀音膳傍薄剛反樿傍棺也棺之全一邊者謂之樿傍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

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支離疏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也言脊曲頸縮也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頂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腧也五臟之腧皆在上也髀本又作脾傳人腹在髀裏也脊曲髀豎故與肩並也鍼執金反挫鍼縫衣也繲佳賣反浣衣也鼓簸也小箕曰筴簡米曰精云鼓筴播精言賣卜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役故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賜則受之○四斗曰鍾

夫支

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亡生而不死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

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嚮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

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迷陽伏陽也言詐狂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曲成其形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第五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敵孔子○兀五忽反

又音界刖足曰兀王駘音臺人姓名也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常季或云孔子弟子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慳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不能離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丘也直後而未往耳自在衆人後未得往師之耳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王子況反勝也君長也其與庸亦遠矣庸常人也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之也天地猶不能變已況生死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任物之自遷命物之化以化為命而無怪迕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甘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以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

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惛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而遊心乎德之和

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知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

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脫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紼其心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得其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最徂會反聚也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唯止能止眾止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

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保始之徵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也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寘然無不體也

直寓六骸所謂逆旅○六骸手足首身也

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寘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

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補假音格至也大宗師章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其恬漠故全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蓋與刖者並行○申徒氏嘉名無人離篇作瞀人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說音悅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是形殘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

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中地丁仲反下不中註中地中不中同與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皆不知命而有斯笑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忘形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索色百反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頻也○叔山字無足趾踵頻也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

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

不宾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絶尚彼可絶則性命可全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也○惡人惡貌醜駘音殆它徒何反哀駘醜貌它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唱非招而致之

知不出乎四域〔不從思於分外〕且而雌雄合乎前〔夫神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雌雄合乎前禽獸屬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久已覺其有遠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以國政〕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氾而若辭〔人辭亦辭○氾浮劍反不係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㹠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醜暫也崔云醜也㹠又作豚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眴音舜驚貌目動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翣所甲反扇也武士所造資送也刖者之屨無為愛之所愛屨者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翣屨者以足武為本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可以降至尊之情回真女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絶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弗為弗能違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付之而至當矣日夜

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慮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兌悅也使日夜無郤泯然常任之○郤去逆反間也而與物為春羣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者莫盛於

停水其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德者成和之修也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無形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

大癭説齊桓公桓公説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性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闉音因跂音企闉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無脤名也桓公説之音悦下説之同脰音豆頸也甕烏送反瓮烏莽反甕瓮大癭貌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物忘其醜長於逆物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知音智知慧生妖孽約誓所以為膠固散德以接物工巧而商賈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而稟之○鬻音育養也食音嗣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之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有人之形 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掘若槁木之枝○掘其物反槁苦老反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類聚羣分自然之道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形貌若人○眇亡小反簡文云陋也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

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謷五羔反放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有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頗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闕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補槁梧枯木以為几據琴而睡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

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莊子注卷二